



1. 渔娃的比赛

莲蓬湾是长江边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渔村，人口有三百多，居住的都是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的渔民。解放前这里的行政单位叫作渔村保，解放后成立渔业社，制度虽有不同，但百十年来人们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无多大改变。

清晨，天未破晓，一艘艘渔船拨开浓浓的晨雾，携带着阵阵的鱼腥味，扬帆启航，奔赴长江。青壮年劳力江上打鱼，往往一去就是几天，村子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

一九七〇年五月，水暖草肥，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。

大人们在江面上忙碌着，小孩子们也不甘寂寞。刚下了学，长兴和满江两个人就像离弦的箭一般向着长江边跑去。

这两个男孩子都是十岁，满江比长兴大两个月，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，做什么事都在一起，做什么事都比着赛着，非要争出个高下不可。

两个人跑得汗流浹背，却没有分出胜负。

岸边的那棵歪脖子大柳树是他俩设定的终点。满江说自己的手先摸到了树，长兴说自己的脚先碰到了树，各说各的，谁都不服谁，这样的事儿差不多每天都要发生。

争了一阵子，最后只好算作平手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两个人都勉强接受了。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比赛，也是他俩来到江边的真正目的——钓鱼。这既是游戏，也是渔家孩子重要的功课，比的是真功夫，不分出胜负决不罢休！

这已经是比赛的第五天了，前面的四天他们各自赢了两场，今天的结果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

比赛的方法很简单，每人放十个钓钩，两个小时后，看谁钓的鱼多，谁的鱼大，谁的鱼更好。

岸边的几条未出航的舢板船随着水波起起伏伏，两个男孩儿各自选中一条船灵巧地跳了上去，就忙活起来了。

他们从书包里翻出自己做的钓钩，用麻绳拴住，把早上挖来的蚯蚓穿到钩子上做钓饵，再把钓钩放到水里，这一套活儿他们都熟练极了。

长兴穿好几个钓钩之后，又从罐子里摸出一条大个的蚯蚓，差不多是普通蚯蚓的两倍长，他习惯地拿出小刀准备把这条大蚯蚓裁成两段。正要下刀，他停住了，想了想，最后还是整个儿把这条大蚯蚓给穿到钩子上了。

太阳一点一点地向西边滑落，江水泛起的涟漪闪烁着太阳的光辉，整个江面如同斜斜地铺上了一层碎金子。一大群江鸥在这水天相连的金色中翻飞着，时而收紧双翼向下俯冲，转眼又凌空飞起，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。

长兴和满江却顾不得欣赏这江上的美景，俩人屏气凝神地端坐在各自的小船上，眼睛紧紧地盯着水中的波纹和麻绳的颤动。

才过了一刻钟的工夫，满江这边就有鱼儿上钩了。两条船是紧挨着的，长兴清清楚楚地看到满江钓起一条青鱼，大概一斤多重的样子。

满江一边扭过头来望着长兴，得意地笑着，一边把那活蹦乱跳的鱼儿冲着长兴晃了晃，才将鱼从钓钩上解下来，塞到事先准备好的网兜里。

长兴对着满江做了几个手势，那意思是说，要他别得意得太早，比赛才刚刚开始呢。满江却拍拍自己的胸脯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架势。

十分钟后，满江那边又有收获了，他从水里拖出一条鲤鱼，比刚才那条还要大些。长兴赶忙又查看了自己的那排麻绳，依然没有什么动静，他心里火急火燎了起来。长兴越是着急，满江越显得高兴，他冲着长兴直做鬼脸。

长兴懊恼着，索性扭过头去不看满江。

就在这时，长兴的一根麻绳砰地绷直了，紧接着剧烈地晃动起来，水下一个黑影在挣扎。有了！长兴喜出望外，赶紧拉绳子，一条青鱼出水了，比满江的个儿大，它使劲地摇晃着尾巴，甩了长兴一脸的水花。

接下来就邪门了，不知怎的，那些大鱼专门来咬长兴的钩，似乎对满江那边失去了兴趣。满江那边也有鱼儿上钩，可都是些又瘦又小的鱼娃子。满江眼睁睁地看着长兴把那些大鱼收到自己的网兜里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又无可奈何。

又一条鱼儿出水了，长兴才用手碰了一下，这条鱼马上一动不动，僵直地落在了船板上。一般的鱼出水都会尽力挣扎蹦跳，这条鱼怎么这么奇怪？

“鲥鱼！是鲥鱼！”满江几下子就从旁边的小船上跳了过来，他兴奋地大叫着，比长兴还激动，好像这是他钓上来的。

长兴也看出来了，扁头黑背、银白肚皮，真的是鲥鱼。最明显的特征是鱼唇上的红点儿，据说是一个文人用朱笔点过的。

这鲥鱼肉嫩鲜美，自古就被称作水中珍品，大人们在江面上也难得捕获，偶然得到了，定会教孩子来认，所以他们是不会看错的。

长兴记起爹说过，鲥鱼是中国历史上的“四大名鱼”之一，明清时候紫禁城里的贡品，满汉全席中也是一道重要菜品。

没想到今天自己能亲手钓上一条鲥鱼！这鱼个头还不小，足足三斤有余，长兴忍不住在鱼的白肚皮上亲了一口。

两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也到了。

长兴总共钓到七条鱼，其中有一条鲥鱼，一条刀鱼，两条草鱼，两条青鱼，一条鲤鱼。

满江钓到了六条鱼，有一条刀鱼，一条鲢鱼，两条鲤鱼，两条青鱼。

长兴的鱼在数量上、质量上和重量上都完胜满江，获得了绝

对的胜利。

这会子，满江的兴奋劲儿早都过去了，他耷拉着脑袋沉默不语，心中暗暗恨起了那条鲇鱼，就是这条该死的鱼，导致了自己不可挽回的失败。

“咋样，满江，这下你可服气了吧！”胜利者从来不会忘记炫耀，长兴也是一样。

“服气？”满江抬起脑袋，翻了几下眼皮，“小爷我还不知道‘服气’二字是怎么写的！”

“鲇鱼，这可是鲇鱼！”长兴隔着网兜拍拍那令人骄傲的战利品，“你还有啥不服气的？你说你是不是输了？”

“好吧，是输了，我认了。不过要让我服气，等下辈子吧！”满江突然咧嘴笑了一下，“我爹说了，下次带我去江上打鱼，我再也不会陪你在江边玩这些小儿科的游戏了。江上，鲇鱼也好，刀鱼也好，要多少有多少！”

“当真！”长兴心中一惊，也有些不大相信。在江上打鱼，风大浪急，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渔家的孩子一般要长到十二三岁，才会被允许跟了去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你可以去问我爹。说到底，还是我赢了你，我马上要成为搏击风浪的真正的男子汉了；你呢，还是在家里好好地做个乖娃娃吧！”

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在长兴心中快速膨胀，把胜利的喜悦一点点地给挤跑了。快到家的时候，他看起来倒像是一只斗败了的小公鸡。

爹娘和姐姐春英出江打鱼已经有三天了，长兴的奶奶正在院

子里织一张新的渔网，看到他的样子随口问道：“输了吗？下次努力就好！”

“没有下次了……”长兴喃喃地说。

奶奶看到了他的网兜：“不错的鱼啊，竟然有一条鲢鱼呢！应该不会输吧？”

“我赢了。”长兴无精打采地说。

“那你怎么还这副样子？”奶奶奇怪了。

“我要和爹娘去江上打鱼！”长兴下了决心似的说。

“你年龄还小，先在江边练好本领再说吧。”奶奶停下手中的活儿，慈爱地看着长兴。

“满江就要出江去了，满江能去我也能去！”

“渔家的孩子，将来要一辈子在江上讨生活，现在何必着急呢？还是再等上两年吧！再说，你爹娘也不会同意的。”

“不，我现在就要去，我不能输给满江！奶奶，你帮我和爹娘说说吧！”

“要说你自己去说吧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你。”奶奶悠悠地说，一边继续织起她的渔网。

第二天傍晚，爹娘和姐姐从江上回来了。

长兴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请求跟爹说了。

“不中！”长兴爹的口气不容置疑。

“为啥不中？”长兴满心的不服，“满江都去了！”

“你还要上学。”爹说，“再说，江上打鱼可不是小孩子的过家家，你去了只能碍手碍脚。”

“我到江上不是去玩儿的，我会给你们帮忙，绝对不会给你

们添乱的。”长兴恳求着。

娘说：“在江上很危险，你还小，我们不放心。”

“能放心，你们放一百个心吧！”长兴抢着说，“我不小了，我都长大了！到了江上我都听你们的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
爹娘还是摇着头。

长兴急了：“总之我要去，说什么都要去，我绝不能输给满江！”

爹有点儿火了：“说什么都要去，反了你！老子说话还不管用了是吧？我说不中就是不中！”

长兴一下子就哑了。爹一发火，他打心里还是发怵的。

“你就让他去吧。”是奶奶的声音。

长兴又惊又喜，满心疑惑，奶奶明明说过不会帮自己的，怎么又……

长兴爹说：“娘，您老糊涂了，怎么能凭着小孩子胡来？”

“你才糊涂了，我心里亮堂得很！”奶奶拉过长兴的手，“男孩子，最输不得的是志气。你硬是不让他去，他总归在满江面前矮一头！早点儿出江也好，让他历练历练，长长见识就成，也不用每次都和大人去，回来还是照常上学。这孩子能干，你们多用点儿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长兴爹是个孝子，母亲的话在他看来分量很重，他最终还是同意了。

奶奶又说：“下次出船，春英就不要去了。我手上的风湿病又犯了，春英还是留在家里帮我织渔网吧。”

春英十八岁，是个又能干又漂亮的姑娘。由于常年的江上劳作，她的皮肤比较黑，但却细腻光洁，灵秀清澈的眼睛，挺拔匀称的

身形，处处显现出遮盖不住的健康美。

这会儿，她快快活活地笑着：“好哇，咱长兴长大了，成了家里的男子汉、顶梁柱了！以后姐姐可是要靠你保护了！”



2. 白暨豚来帮忙

隔天一大早，天边刚刚泛起一抹灰色，江边泊头已经喧闹了起来，人喊狗吠声不绝于耳，各家各户都忙着做出船前最后的准备工作。

江上打鱼，一般是两家搭伙作业，以便在危险的江面上互相照应。和长兴家搭伙的是贵成叔和他的儿子顺子。

顺子二十出头的年纪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细腰宽背，一身铜铸般的腱子肉，打鱼是把好手，打架也是把好手，算得上是村子里年轻后生的头头了。

看到长兴，顺子颇为诧异：“咋，春英今天没来？”

长兴爹朗声说：“今天带小子出船，也该见见风浪了！”

贵成叔高兴地拍了拍长兴的肩膀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咱渔家又多了条好汉子了！”

顺子却一脸讪讪地冒了一句：“带个小鸡崽子，在船上可站稳了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脑袋就给他爹重重地削了一下。

长兴爹带着长兴检查了渔船、摇桨、渔具、装鱼的箩筐，长兴娘把几天来要吃的蔬菜和粮食都搬上了船舱。

长兴干着活儿，不时抬起头在人群中寻找着满江的身影。直到长兴家的船离了岸，长兴才看到满江跟着父亲、哥哥出现在江边。

两个人使足了力气大声呼喊，可对方只听到飘飘缈缈的声音。

“满江！满江！今天你可晚了！”

“长兴……我们到了江上再比……”

离岸的时候，前前后后有二十多条渔船，船上的人各自奋力摇桨，渔船顺流而下。不多会儿，在浩渺的江面上，只能看到贵成叔家的船在不远处，其他的渔船全都不见了踪影。

天色渐渐亮了起来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水，江面仿佛一下子宽出了几倍，岸边模糊成了一条淡淡的细线。

这么宽的江，这么多的水，一网下去，得打多少鱼啊！长兴觉得鱼儿们好像都排好了队，等着他把它们带回家。

爹好像还不急，他细细地察看着江面，寻找着合适的下网地点。

长兴可急了，他不住地催着爹。

过了一会，爹终于还是被他动摇了，停住船说：“好了，就是这儿吧。”

爹先把系着红旗的浮标丢到水中，三个人开始放网，爹不住地指挥着长兴：“要按着顺序放，注意，别让渔网缠到一起了！”

长兴手脚有些忙乱，几次都把网缠在了一起，爹娘又费了番功夫把渔网解开，本该七八分钟就放完的网，足足用了二十分钟。

不过，这没大影响到长兴的心情，连爹都说，第一次放网，能这样已经不错了，他满心期待地等着收网的时刻。

往上收网是个辛苦活儿，渔网有一百多米长，要从快速流动的江水中一点一点地向上拉，相当耗费体力。

好不容易将网收了上来。可是，这一网的鱼照长兴的想象相去甚远，大小十几尾，二十多斤的样子。

“怪我，怪我，”长兴爹不住地说，“还是心急了，看走了眼！”

虽然爹没说自己，但长兴心里不是个滋味。

一网过后，全家人都累坏了，长兴坐在那里不住地喘。

爹笑着说：“咋样，打鱼不容易吧！”

“歇会儿吧，”娘拿出带来的干粮分给父子二人，“吃点儿东西长点儿劲儿！”

正说着，一个东西从水中忽地一跃而起，重重地砸落在小船上，长兴被吓了一跳。

等他看清楚落下的东西后，他兴奋地大叫了起来：“好大的一条鲤鱼啊，大鲤鱼跳上船了！”

这条大鲤鱼足有十几斤重的样子，在船板上扭动着身子，想要跳回水中，长兴一下子扑了过去，把大鲤鱼紧紧地抱在了怀里，这情景和那娃娃抱鲤鱼的经典年画真有几分相像！

此时的江面上，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，远远近近的，不断

有鱼儿从水中跃起，草鱼、鲤鱼、白条鱼，此起彼落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鱼鳞熠熠生辉，长兴看得呆住了。

“小子，别发愣了，”长兴爹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，“把船往浅水区靠一靠，赶快下网，今天要有大收成了！”

“爹，这是咋回事？”长兴按照爹的指示使劲地划着桨，他看到贵成叔家的船也向浅水方向驶去。

“你看这个样子，就知道水面之下有白暨豚在追食江鱼。鱼群受了惊，才会跳出水面。大群的鱼在白暨豚的追赶下，会往浅水区逃窜，我们就到那里下网。”

“白暨豚！”长兴惊喜地喊了起来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长兴就听奶奶讲过许多有关白暨豚的故事。

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白暨豚化身为美丽的姑娘白秋练，和一个姓慕的公子相爱，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，最终在一起过上了恩爱幸福的田园生活。

奶奶还说，白暨豚是江中的神仙，能够保佑渔民的平安与丰收。如果看到白暨豚剧烈地游动、跳跃，那是它们在向人们报信，江上风暴将至，船只要赶快靠港避风了。

爹喜滋滋地说：“你小子运气不错，第一天跟船，白暨豚就帮忙来了！过会儿，说不定你还能看到它们呢！”

第二次放网，长兴感觉顺手多了，只用了十多分钟，一百多米长的渔网全部放入了江中。

从放好网到收网，差不多要等上半个小时。在这空当时间里，长兴的眼睛不住地在辽阔的江面上搜寻着，他多么希望能看到白暨豚的身影啊！

“往那边看！”爹向着远处江心洲的方向指了一下。

顺着爹的手指，长兴看到了有几个灰白色的小点点不时地从水中冒出来。这就是白鲢豚吗？

“太远了，根本看不清楚嘛！”长兴嘟起小嘴嚷着。

“先收网吧，”爹吩咐着，回头看到长兴失望的样子乐了，“过会儿，我们把船摇近了看看。”

“太棒了！”长兴高兴地喊了起来。

顿时，长兴觉得身上生出了几倍的力气，他和爹娘一起向上拉着渔网，把这些力气一股脑儿地使了出来。刚一上手，他的感觉就和刚才的那一网不同，这次比刚才的那网要重上许多，而且水下的骚动不安，也通过网绳传递了上来。

渔网一节一节地收了上来，鱼儿们噼里啪啦地跳出水面，想要寻路逃走，却又都无奈地落回到网中。

这一网鱼足足有近二百斤。这样的收成，别说长兴，就连爹娘都乐得合不拢嘴了。

单是那条最大的草鱼就有四十多斤，常见的青鱼、鳊鱼、鲢鱼等自然是多不胜数，稀有的鲟鱼、河豚也有好几条落网，刀鱼总共有三十多斤，都是二两半左右的大刀鱼。

等到把这些鱼全部拖到船上，长兴和爹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。

“爹娘，咱们赶快去看白鲢豚吧！”长兴完全顾不上疲累，立刻催促起来。他生怕白鲢豚吃饱之后游走了，那可就看不到了。

“好哇！”爹的兴头也很足，“今天的大收成都要感谢白鲢豚，带你去好好看一看，认一认，让白鲢豚以后也多多帮忙！”

远远地看到那些灰白小点还在浮动，长兴和爹娘摇着桨慢慢靠近。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大约只有一百多米远了。

长兴的眼睛只顾盯着百米开外的地方，却没有料到，就在距离他们的小船十几米的地方，突然有一头硕大的白暨豚从水下冒了出来。

这头白暨豚银灰色的皮肤，长长的嘴巴，身体圆圆胖胖的，可是游动起来却十分灵活。忽然，一条银鱼腾空而起，白暨豚紧随着这条鱼也跃出了水面，敏捷而准确地把鱼儿衔入口中。白暨豚入水时激起了巨大的浪花，连长兴家的小船都随着水波摇撼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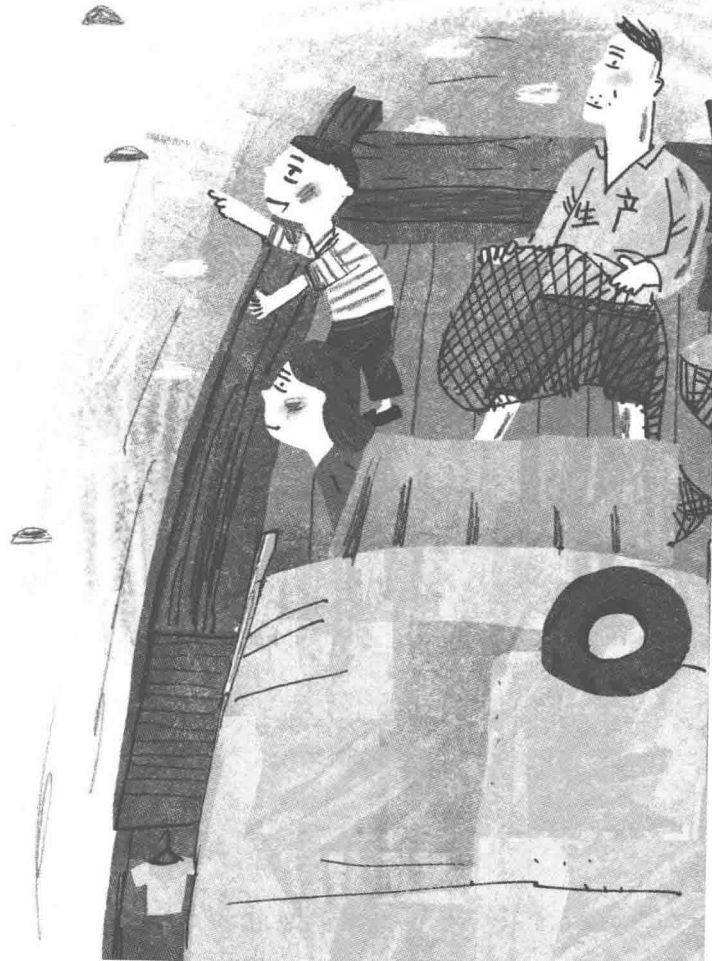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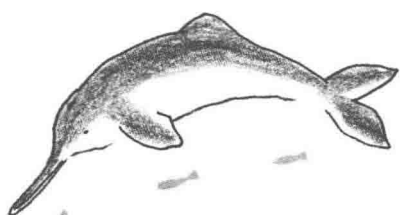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近距离地看到白暨豚了，太美了！长兴立刻就被这可爱的动物迷住了。

又有一头大白暨豚带着一头小白暨豚一齐从水中浮了出来。

那头小白暨豚个头很小，看起来还需要吃妈妈的奶汁。开始的时候，小白暨豚紧紧地靠在母亲的身上，舒展着小小的胸鳍，摇晃着灵巧的尾巴，随着母亲起起伏伏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大着胆子，游离了母亲的身边，可没游多远，又掉头回来，顽皮地用长嘴巴在母亲身上蹭上几下，又游开，又回来，反反复复，就像是一个淘气的想要探索未知世界的孩子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大概有十几头的白暨豚都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游动着，时而出水呼吸，时而潜入水中，此起彼伏。一群群江鱼被追赶得纷纷从水面上跳起，银光闪闪，白暨豚们发出阵阵欢快的叫声，这真是一派热闹、壮观的景象。

长兴看得沉醉了，他忘记了一切，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这番情景永久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，在他的一生中时常浮现在眼前。



3. 一次密谋

这段时间，顺子总是来找春英，而且总是神神秘秘的。只要听到窗外有布谷鸟在叫，春英就会找个借口出去。其实这不是真的布谷鸟，而是顺子。这个秘密爹娘和奶奶都不知道，只有长兴知道，有几次长兴都撞见了顺子在学布谷鸟叫。春英要弟弟替自己保密。

这天中午，布谷鸟又叫了，长兴看到两个人匆匆忙忙地走了，脸上的神情与以往不同，似乎带着某种庄严的使命感。

长兴好奇了，他抑制不住地想要知道他们到底去干什么，就像特工一样跟在他们后面盯梢。跟来跟去，长兴看到他们去了顺子家。长兴远远地望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又有几个青年男女也进到

了顺子家里。

长兴悄悄地溜到窗子下面，探头探脑地向着屋里张望。他看到屋子里有十几个人，都是本村的年轻后生，他们好像在开会，带着被压制着的兴奋神情在讨论着什么。

长兴正想仔细地听听他们在说什么，突然一只大手紧紧地捉住了他的胳膊。长兴打了个冷战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村里面一个叫铁锚的小伙子。

铁锚提着长兴的衣领快步走进屋里，高声说：“顺子，这小东西在外面偷听！”

屋子里的人停下了讨论，齐刷刷地望着他。

“长兴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春英的脸上浮起了一层红云，她感到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。

“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？”顺子皱了皱眉头问道。

“我刚到窗子下面就给铁锚发现了，啥都没听见！”长兴把自己想象成被敌人捉住的地下党员，他暗暗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坚贞不屈。

顺子瞧了瞧长兴，觉得他不像在说假话，就说：“你回家去吧，今天的事儿别往外面说。”

“快走吧，快走吧！”春英拉着长兴来到屋外，“这是我们大人的事，你小孩子别管！”

众人目送着长兴离开，就又回到屋子里开会去了。

长兴一路上不住地琢磨着，他们聚在一起到底要干什么呢？他们越是显得神秘，长兴就越是想知道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突破口还是在姐姐春英身上。